

T856/4250(9)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 LIBRARY

NOV 1 1961

NOV 1 1957

孟子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

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于

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

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

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

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
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
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
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
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
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
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

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與亦無他據

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

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子容反連衡。與橫同以攻伐為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

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

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擬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

近。其後離散。分處

上聲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

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

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

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

先則反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苦郭

反

如也。夫

音扶

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音爛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
而言侏音朱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去聲
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
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

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
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
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

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
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
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

見形向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

精其不光其之五自是有溫潤人奇則一氣象無不其光輝
 處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善之心為之端論窮
 理盡性則曰格君心之非
 窮其天此綱綱
 賢其出以變用情用禮斯繪其餘其業其其人必之亦與聖
 德一以變用情用禮斯繪其餘其業其其人必之亦與聖
 德一以變用情用禮斯繪其餘其業其其人必之亦與聖
 德一以變用情用禮斯繪其餘其業其其人必之亦與聖

四書朱子大全統義卷之一 上孟

上元萬人望書嚴彙輯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章

此章是以仁義格君之利心首節見孟子為行道而至梁下因其萌利
 心而以仁義正之何必曰節一章之綱領四節深言求利之害以明必曰利
 之意五節決言仁義之利以明亦有仁義而已之意末節是足上之詞還他
 結體方與前不同章中指陳利害反覆相形正見利乃所以為害仁義乃所
 以為利打動梁王全在此處

季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序論 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聞梁惠王以禮招賢。遂自鄒至梁。以見之。欲行道也。

集說 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存疑見梁惠王。或謂答其禮。或謂欲行道。要孟子本意是欲行道。而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則有可見之義耳。于此見孟子出處不苟處。

○趙氏德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釐立為王。諡法愛人好與曰惠。倪新安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序論 王問曰。齒德如叟。寡人素所願見也。但自鄒至梁。亦越千里矣。乃不懼

千里之遠而來。夫豈徒哉。亦將有深謀長策。以利益吾國。而使之富強者乎。

集說 惠王一見孟子。似有欣幸意。開口便說個利字。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其錮已深。故孟子于下文隨叩之。而以仁義提醒他。利是功

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本是虛字。兼孟子下便作實字折之。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集說 孟子對曰。王有志於致治興邦。何必曰利。亦有育德愛民之仁。制心制事之義。為無弊之大道。在所當言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者也。

集說 張彥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此二句且就理欲公私上說。下二節方指陳利害出來。末節方就利害上結之。存疑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

仁義二字乃全卸孟子

不對吾國字言下文說到不遺不後則仁義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德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事之宜在外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胡雲峯曰心之德是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此處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通義蓋于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于前而分開照應于後然後結之熟讀自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鬻

乘去聲。鬻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

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豔是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序

夫利固不可求亦知求利又自有害乎王一國之表率也。王自壽曰何以使利吾國凡可以得利者必為焉則言利寧自王止也。但見利風一倡人

皆效尤大夫有家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家士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身上以利取下下以利取上上與下交相征取乎利而國日以危矣。國危何如蓋弑奪從此起也。天子萬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千乘公卿之家也而為萬乘者亦危矣。諸侯千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百乘大夫之家也而為千乘者亦危矣。夫先王制地定法其君萬乘而臣取千焉其君千乘而臣取百焉臣之于君十分取一不為不多此正義之所在而可以相安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則貪欲橫恣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

必不贗足也。求利之禍必至于此。

集說張彥陵曰：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曰字皆

心口相維，念茲在茲，意何以二字全是商量計較。從將有以二字發來。超

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連

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義。陳新安曰：此章始末皆言仁義，中單言義

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

之功為尤切。王曰：至國危，自利推到害處，萬乘以下詳國危之事。體注

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君十卿祿，築言二取字，只作得字。此三句只承上咏嘆

以起不義字。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親之為父母

屬上句戴之

為元后屬下

句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

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屏讀參存疑。若夫仁義至正固所當行，况仁義又自有其利乎？仁主于愛而

愛莫切于愛親，故不仁而遺親者有矣。未有人心既仁而或遺其親者也。義

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尊君，故不義而後君者有矣。未有人心既義而或後其

君者也。蓋仁義原君民固有之良心，而感應必然如此。

集說此仁義指下之人而言，然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上亦曰仁義

而已，正是在上人事，故注言人君躬行云云。末節緊接亦有仁義歸結到

在上之人，遺後二字輕講些，小利在則弒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緊

相形照悚，醒梁惠特甚。三句須先提人主躬行仁義于上，而大夫士庶皆化

于仁，義方有根原，不曰忠其君，孝其親，而曰未有仁而遺，未有義而後，正與

上節對照，見得出此則入彼矣。李岱雲曰：按仁義未嘗不利，是朱子發仁

義中所自致之理其寔君不為利而行仁義到其下化之而親戴于已固是
利了然是他自然親戴不是我有求他親戴之心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
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
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
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
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
不言利所以扳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序講

合參夫求利之害如彼仁義之效如此則天理人欲之間關於治亂安
危者大矣王有志于親親尊君之治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啟危
亡之禍哉

集說

此節頂上三節而結之以致其丁寧之意與上孟子對節虛說不同○
蔡覺軒曰細玩而已矣及何必之詞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
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楊龜山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
其君親則國治矣

王立章

開編

此見人主當公其樂于民指出借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獨字正
不賢者所以不能處註中能愛其民不恤其民深得借樂獨樂之旨章意重
民字賢不賢由民情而見樂不樂亦由民情而分兩引古人樂字榜樣畢具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序請孟子在梁時進見梁惠王適王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一見孟子乃問曰賢者之君亦樂此臺池鳥獸否

集疏析講曲池曰沼○丘月林曰立與顧兩事平看曰字當帶下字讀此字兼所立所顧說若依蒙引單指鴻鴈麋鹿則孟子兩個此字亦當只指鴻鴈麋鹿矣○賢者亦樂此句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慚詞此其一念可進于賢處故孟子迎機而導之以可樂也賢者指君之賢者勿誤作賢士看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序請

孟子對曰王意謂賢者不樂乎此以臣觀之必賢君而後能樂此若不然賢之君雖有此可樂者亦不能樂也

集疏

所爭在賢不賢不在樂不樂梁王著意在樂不樂孟子著意在賢不賢上○存疑孟子此答特出王意外是因其所欲引他使他不覺上正路去此所以為善引其君也後篇好樂好貨好色之類皆是如此○二句虛下正詳之賢者包有同樂意不賢者包有獨樂意但不可露出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興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習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

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園中有沼也麋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

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序講

參淺說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也不觀諸文王乎。文王古賢君也。詩有云文王經始乎靈臺。方其經之以度其地。址營之以正其方面。但見庶民相與政治之協力。競勸不終日而已成之。雖其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踴躍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只見鹿鹿馴伏而不驚。麋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於物充滿于中者。魚之跳躍。蓋合囿沼之物無不得其所焉。詩人之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為臺之高。為沼之深。宜乎民以為厲已而民乃趨事亟成而歡樂之。且加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言其倏忽而成。若神靈之所為者。而又歡欣讚美。樂其臺下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鼈。為民樂文王之樂。

如此則文王能享其樂可知矣。而文王所以能樂者。果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平日愛民與聚。勿施而與之偕樂。故民之得所樂者。亦樂君之樂。而文王遂能樂其所樂。長享太平無事之休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集說

引詩不在寫物景。在寫民情。詩所言皆民樂君之詞。文王以民力五句。全重歡樂之句。上然此五句亦只重撒詩詞。而由言之古之人以下。方是釋詩與民偕樂。不是推臺池鳥獸之樂于民。是推本平日有恩惠及人。使民亦有其樂。如治岐之政是也。○許東陽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以游觀耳。○經是量度。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經始勿亟。又追言之。正叫起子來。以見民樂之意。正詩人極形容處。○麋鹿魚鳥各得其所。正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靈臺二句是歡樂。而因加以美名。樂其有句是歡樂。而因及其所有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文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目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序讀 泰淺說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湯誓曰民因桀以日自喻而指之云是日曷時而喪乎。寧及女偕亡。民怨夏桀欲其亡之甚如此。以書言觀之人君獨樂而不恤其民至于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于王哉。或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可不勉為賢者而以不賢者為鑒哉。

集論 民欲與之偕亡。帶下是釋書之詞。泛就為君者言。勿貼桀說。豈能獨樂。與上節故能樂對看。言民不樂其樂而君不能獨享其樂也。偕亡句不必

說到覆亡。只民情到欲與偕亡地位。則滿目怆慘之象。君心自是不樂如此。說方與上雖有此句貼。

盡心章

通章大旨 全不為王救荒。只引其盡心於王道。以盡心二字作主。因梁王以小惠期得民。故示以王道之大。而折其時政之夫。全要他在平時養民。如不違二節。纔算做盡心。而臨時救弊之法。真不待言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虛講 合參梁惠王語。孟子曰。寡人之治其國也。所以計安斯民者。可謂竭盡

二其字指民

其心力焉耳矣。盡心何如。如河內凶荒，則移河內之壯民于河東之地，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于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食，亦有如救河內者。然寡人之盡心如此，因是徧察鄰國所行之政，非無歲凶之時。然皆漫無料理，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宜乎民之少於我也。乃鄰國之民宜少而乃不加少，寡人之民宜多而乃不加多，其故何也。意歲凶為災，人力無如之何與。

集說焉耳者，懇至之詞。孫疏言至極也。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丘月林曰：少是消耗，多是繁衍，不可以逃。逃為少，歸附為多。○張彥陵曰：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之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益見盡心處。○所移之粟，仍是民間之粟，非能自發倉廩，更可笑在一察字。一頭移民移粟，一頭覘察鄰國，便是為名非實盡心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出。○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原義 蔡淺說：孟子對曰：王素好戰，請即以戰為喻。將戰之時，填然鼓之，兩軍俱進，兵刃既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而五十步者却以之笑百步之遠為怯，則何如。王曰：笑不可。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死敵為勇，未聞以走之遠近分強弱也。彼五十步者，但不曾至于百步耳。百步固是敗走，五十步亦是敗走也。孟子曰：王知此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蓋均之未能行王道也。

集說 喻是喻治道。鼓之謂鼓其進也。甲重難走。故棄兵可禦。追故曳。○存疑。孟子此章之論。王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知敗北之不可言勇。則知移民移粟之不可以得民。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與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木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入。人不得食。山林用澤與

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序講 參大全。王欲得民。亦惟盡心于王道而已。試為王陳王道。如農時者。五

殺之所出也。必愛惜民力。使民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民得盡力于耕。而五穀饒穰。不可勝食也。洿池。魚鼈之所聚也。凡細密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禁之不得用。則洿池之內。得以遂其滋養。而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材木之所生也。斧斤樵採。以待草木黃落之時。而後入山林。則材木得以蓄植。而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有飲食宮室。以養生。有祭祀棺槨。以喪死。皆得以遂其心。而無不足之憾也。民事莫重于養生。喪死。今皆無憾。是先規大綱。以利民。而法制自此可立。教化自此可興。非王

道之始事乎。

集疏。○胡雲峯曰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無禁者不
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厲
有藩界也。禁設禁令也。洿地勢自鑿者。地是人可鑿者。貳字平看。○高者為
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金仁山曰。喪乎聲。則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
其死也。○民苦歲凶。由穀賈也。故首言穀。魚鼈草木。皆所以佐之者。不違農
時。正王者盡心于養民之初事。此二句已暗破移民移粟之非。見王者自有
正大作用。無事一切權宜之術也。下魚穀材木二段。見山澤且有餘裕。而粟
益不言可知。○恒產未制而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而先之以數罟不
入。樹藝未興而先之以斧斤時入。經畫區處。費多少。心思在如此說。方與下
王道之始有闕會。○不可勝食。只說生植繁多。尚未說到人食用上。到無憾
句。方是人資之為食用也。養生喪死。乃人世之終始。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

○陳新安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與材木
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不入。以時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不過初焉事
耳。下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周禮地官甸徒。山
虞掌山林之政令。為之厲禁。仲冬斬楊木。仲夏斬陰木。凡服器。勸季材。以時
入之。○澤虞掌國澤之禁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
王府。頒其餘于萬民。○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民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王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

節內宜側
重食字

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不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秦蒙引由是而其道之詳盡者何如一夫授以百畝之宅而教之牆植

樹以飼蚕之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衣之以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食以飽矣始之不違農時田猶未有定制至此一夫受田百畝而上勿以非時之典作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凡此皆所以養民也養道既成教化可舉由是鄉學有庠有序教化之官也謹其詩書禮樂之教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使之知所從事焉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丁寧特切申明之以孝弟之義則人知愛敬而壯者服勞心各安之年高頌白者不或負其戴于道路之中矣夫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老稚溫飽禮義修行人皆戴我為君師而來就我之教養矣然而不可以致王者未之有也此王道之終也人君必如此而後為盡心也

集說五畝至無饑矣是盡心于養謹庠序至道路矣是盡心于教後七十者二句再申前說補出教行意如是則天下皆仰望其德而莫不尊親故王可

王也。○說統勿奪其時與不違農時不同。順其所欲曰不違。逆體其惡曰勿奪。三可以字須重。制法者身上看。○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廬居也。○張南軒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使民知老者之當養。教卽行乎其中矣。○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日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于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蔡氏曰此皆鄉學。非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爲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者也。○許東陽曰庠序之教。如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二者重明之。○王觀濤曰謹庠序之教。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異文。兢兢乎一稟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孝悌尤良心最切。故更加丁寧。

○此節重養一邊。因王言備荒。故備言養民之道。如此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三上截重着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乃其教也。○養道既成。教以終養。可見王道何等周詳。豈區區小惠可及。○孔子說老安。孟子頻說養老。此是王政大本領。○註中盡法制品節之詳。卽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裁成輔相之道。卽所以左右其民也。輔氏陳氏以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享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享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

不罪歲。凶食
自反修政二
句意

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原請 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乃厚斂于民，以養禽獸，反使狗彘奪人之食而食之，而不知檢制。既有以致民之死，塗有餓莩，則不知發倉廩以賑濟之，又無以救民之死。至于民人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也。歲凶為之，也是何異於以兵刺是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為之也，夫兵能代操兵者之罪，而歲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誠惕然反已，無歸罪于歲，而勉行王道之始終，痛革今日之弊政，以盡其心，斯天下之民皆望風而來歸，豈但加多于鄰國而已哉。

此極陳時政之弊，以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政地，兩不知正指他不盡心處。平日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臨時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王無罪，歲便含白反修政兩意。註自反謂責已不知檢，不知發先革弊政，發倉庫以舒目前之急，益修其政，謂先行王道之始事，而繼行王道之終事。此二句通章結穴在此，正與前何也二字相應。○呂晚村曰：王道上已說盡，此節直打破後壁，抉出不盡心真情，合無躲閃處。○狗彘得以食人之食，指厚斂民財以養禽獸說。即下章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梁惠章

提綱 此章教王以痛革虐政，意重為民父母四字。通章俱借客形主之法。初以挺刃相形，見虐政慘于兵刃。既以獸相食相形，見視民不若犬馬。終又以作俑無後相形，見實使民饑而死，不為有愧于父母。更且流禍于子孫，其所以悚動其不忍之心者深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臣請王因上章孟子之言而有感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已不宜罪歲

凶夫子所以教寡人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臣請引謂之安者見得出于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杖也

臣請孟子因而對曰虐政除然後仁政舉今試問王教人者或以梃杖或以

兵刃有以異否乎王曰梃之與刃器雖不同而致人于死則一無以異也

集說梃刃不重引起下文政字見虐政殺人之慘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臣請又問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有以異否乎曰刃之與政事雖不同

而致人于死則一無以異也

集說欲行王道在先除虐政孟子恐王徂于故習猶未知其所為之病故以

梃刃二端先發其本心之明也此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衍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而食人矣

臣請參蒙引乃教之曰王既知虐政無異于梃刃則今日之政不有在所當

革者乎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廄則有肥馬矣于是民則有饑色矣野

則有餓殍矣是因獸病民以至於飢而死此何異于率獸而食人乎是即其

殺人之政無異于梃刃者也

集說庖有四句不平因上二句致有下二句。○陳新安曰此因前章狗彘食

人食室有餓孚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張彥陵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歛而厚歛自在其中。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良父母行或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爾雅 參蒙引夫獸與獸相食且人為其以類相殘而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

以生養斯民者也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以子民之責而

以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其為人所惡也必矣。

集說 謝登山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不曰君

而曰父母正見其一體相關處所以勸其惻隱之心也不免惡在四個字極

令。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

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

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

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

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爾雅 獨不聞仲尼之惡不仁者乎仲尼有言曰始作木俑者其人始絕後乎

仲尼何以惡之若此謂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非真致

人于死仲尼猶惡之如此如之何其剝民養物實使斯民饑而死也豈不真

見惡于仲尼乎王急反而自悟可乎。

集說 蒙引此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

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孔子所以惡之。○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躑跳故名

曰俑。○翼註集註實字正對象字。

提綱 惠王急于報怨。孟子急于救民。不知人君能行仁政。雖不明言報怨。而所以報怨之長策。正在于此矣。○張彥陵曰。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省刑一節。與彼奪二節。意實相承。而句句相反。上言仁政之得民。下言虐政之失民。一得一失之相形。此所以無敵。此所以可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也。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序論

參淺說。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人時。擅土地兵甲之雄。戰勝攻取天下。莫有如其強盛者焉。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東戰敗于齊。長子死焉。而吾弱于齊矣。西喪失河內之地于秦。比七百里。而吾弱于秦矣。南又困辱于楚。不能與抗。而吾弱于楚矣。此寡人貽耻于先人也。願為我先人一洗其耻。如之何。計策而後可。

集解

晉國二句。是敘先世之盛。東敗四句。是嘆今日之衰。○寡人耻之言。辱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一洗之。死者即先人也。○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言急于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龐涓。軍遂大敗。○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其少梁。○商鞅傳。秦孝公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遺書于卬。約卬出與而相見。樂飲而罷兵。卬信之。鞅伏甲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

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邑七。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序講

參蒙引孟子對曰王何慮衰敗之餘難以雪耻也苟有志自強雖地僅足百里而可以王乎天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乎。

集疏

顧麟士曰地字畧頓方百里連說此句是一章大旨下節皆推明此意註行仁政意勿露下節方見之。此是泛論其理以廣王之志勿指定惠王身上說。

至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

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

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序講

所謂百里可王者何如蓋王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行仁政而已王

節內要照
上節洗恥方
不括那別
處去。

如果施仁政于民刑罰則省之不戕民命稅斂則薄之不病民生皆仁政也。行此仁政使民得以安業力農春深于耕夏易于耨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閑暇之日修明其孝悌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此事其國之長上。是則衣食既足禮義又興一旦有事必能尊君親上有勇知方可使制挺以撻夫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何强大之足慮乎。

集疏

輔氏曰仁政在于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

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致有所闕于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數句則又見其效驗也。張彥陵曰日省日薄全要發他忍的念頭方切仁政上暇雖是耕耨之暇正是刑賦所寬之日也蓋煩刑橫征

民皆重足而立矣。○蒙引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罰薄稅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仁政先于養民。而其事莫有大于此二者。又當時救急之務。故曰大目。○陶石簣曰。省刑罰非廢而不用。只是不濫及無辜也。薄稅斂非免而不征。只是不過取額外也。耕而深則不苟。且鹵莽耨而易。則能整飭詳密。皆盡力之意。○翼註。修是修整。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下入事出事。正是修處。不是修已後事。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是誠實。貫乎百為。中孝弟忠信。通說事父兄長上。勿分貼。○可使制挺二句。只說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宋羽皇曰。九句要看首尾二句。施字使字。是一節之眼中。修孝弟忠信。跟暇日來。暇日跟耕耨來。耕耨跟省薄來。層層逆搭而上。振起如施緊承。可使一氣直下。首尾如環。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序謹

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以制挺撻之者。正以彼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力出。以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凍餓。衣食無所。給兄弟妻子離散。家室不能保。不仁極矣。

集疏

此與上施仁相反。正陷溺其民。處奪民時。亦不止一端。然嚴刑重斂。乃其大者。此止明秦楚可撻之故。註中敵國字。即指秦楚。使不得耕耨四句。言外。便有此惟效死而恐不贖。奚暇修孝弟忠信之意。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序謹

彼為政不仁。以陷其民于阱。溺其民于水。如此民怨之深矣。王乃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暴虐之罪。彼民方樂歸我。不暇夫誰有與王為敵者乎。此彼之堅甲利兵無所用。而我之所以制挺可撻也。

集疏 麟士云前兩節分說此節總說蓋分案總斷也兩彼字緊對二王字。陷溺即指上奪其民時數句。蒙引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是也。夫誰與王敵只就敵國之民言下仁者無敵方兼敵國之君民言。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原讀 泰淺說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可王非無

實事而徒為是迂濶之語王請勿疑而决然行仁政以王可也何雪耻足云哉。

集疏 此引言以見百里可王也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

敵之言也。

襄王章

提綱 此章重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句下莫不與節正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故要得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意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原讀 合參惠王子襄王嗣位孟子見之蓋亦欲觀其動靜以卜行道之機也。
集疏 此見亦不輕蓋惠王不用或有望于嗣君總是惓惓行道意。倪新安

曰按通鑑慎觀王三年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

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序講 合參襄王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見之而出也。

語人曰：吾之見王也，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其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焉。且卒然急遽而問我曰：今天下列國分爭干戈不息，無有寧日，惡乎得安定也？吾對曰：天下之勢分則爭，合則定。人君能合天下而一統之，則號令出自一人，而無有敢違命者，天下自此定矣。

集疏 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後定也。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王問 王又問曰：今列國之君勢均力敵，孰能統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序講 對曰：必也以不忍為心，以好生為德，而不嗜殺人者，為能統一之。

集疏 不嗜殺人，句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世豈有嗜殺人之理，只因嗜利，故嗜殺。如興兵構怨是也。嗜欲故嗜殺，如狗彘食人食，也能回殺機為生機，即能轉不一為至一。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序講 參蒙引：王又問曰：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民各君其君，雖有不嗜殺之

君，誰能舍其主而歸我乎？

集疏 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孰能與之，以民言，問誰人皆歸向他。當時列國既各有封疆，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欲舍彼趨此，必有所禦制。

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原講

合參對曰：天下之民見有可與之君，自莫不歸與也。何者？今時則易然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意槁矣。正亟于望雨之時也。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稿者浡然興起，發生甚速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耶？知苗則知民矣。今夫天下之君，職在人牧者，皆重刑厚斂，爭城爭野，以致民于死而不恤。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如大旱之望雨矣。夫誠望之如是也。民之歸之由水就下，沛然一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而何天下之不與之也。夫王與吾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為者，奈之何哉。

集疏

天下莫不與句，且虛說下正言莫不與意，而所以定于一者，在其中矣。通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時勢開曉之如此。張天一日：人牧牧字亦可味。牧者養也，正與殺反。如有不嗜殺句，要說嗜殺時獨不殺。永業誠如是，頂民望言望就心。

看歸就身看歸正與望相應而即關着上與字說

齊宣章

提綱

通章總要王以不忍之心行政保民以為致王之本齊王病根在大欲所以與兵構怨甘作違心之事而不顧孟子劈頭說出王字層層推究究王道大旨只在保民究保民之源頭只在不忍而不忍之作用只在善推以及人之老幼而及人之老幼總不外于制恒產章內分六段看首段至是心足以王矣是許齊不忍之可以保民致王次段至遠庖厨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自王說曰至拆枝之類是明其可保民而王自不為也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以擴充又次段至孰能禦是揣王不能擴充之由于大欲末段制民恒產是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序講

乎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其當時收威定霸之事亦可得聞之

集說

問桓文剝霸之事便是求大欲根原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大今起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趙氏德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序講

參朱子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無有道桓文經營伯業之事者既無所道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無可言也若王有志圖治必欲

臣言之不已則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固臣之所聞可為王言者也

集疏 朱子曰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若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

道故羞稱伯之事無道故無傳無傳故未聞二句意相承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序講

參陳氏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人君之德誠足以保民則得民心而王天下其勢莫之能禦也

集疏

德字輕看齊王言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非謂王道本于德也保民即德不是以德去保民如下發政施仁推恩教養皆是保民保四海闢土地類皆是而王此處且泛言陶逸則曰保有保養意含下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保有保卹意含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含下興兵構怨

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下文反覆詳告無非照應此一句保民二字

字畧讀而王莫之能禦相連看末照九合不足言一匡不足道意方得黜伯

崇王之意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齒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齋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

牲取血以塗其鬯郊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

有此事否

序講

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如涼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夫子何由知吾之可以保民也對曰臣嘗聞之王之臣胡齋曰王一日

坐于堂上有牽牛而行過堂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為爨鐘之用王曰舍之吾不忍此牛之殺鯀恐懼像似他無罪而就死地誠可憐也牽牛者對曰牛既舍則將廢爨鐘之事歟王曰爨鐘大事何可廢也牛可以爨羊亦可以爨其以羊易之胡齧之語臣如此不識王果有此事乎

集疏 胡齧一段是齊王恩及于物之事乃以之証可保民者人有這個心既可以保及物自可以保民。陶石簣曰玩若字乎哉字是恐已不足以當是也曰可是引而進之臣聞以下正是証此可字之意中間重不忍二字是孟子所以許齊王根本。邵退菴曰以牛易之亦王語也全要得他不以計較處。若無罪句作人之無罪畢竟添痕即指牛說如若字是從殺鯀上形狀之詞。存疑爨鐘非牛不可以羊易之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仁心發動不可遏抑姑以此替之孟子亦是借此開導為此遷就之語其事之是否弗計

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殺鯀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序講 參蒙引王曰此事有之對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心是

易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意彼時百姓或皆以王為計其費而愛吝此牛也臣由王不忍其殺鯀之言思之固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故許王之足以王也

集疏 是心足以王矣只為有此不忍念頭便含個保民端倪有火燃泉達的光景又恐齊王一時不能體認故設言百姓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愛者計其財不忍者痛其死把愛與不忍字令王從理欲發念處度出個毫釐千里之分要他察識擴充以得其本心非徒聞為設難也臣固知一語煞甚

喚醒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麟士曰察識擴充是心足。王句內尚不可用。按註察識擴充四字寔預領以下通章之意而括之于此耳。講是心句註中惻隱二句且慢說足以王亦只渾說個全牛之心真足以通于治而可以致王所以可王則在擴充也擴充之寔則老老節方說出蓋若說明惻隱後又何用反求說出擴充後亦何用復說推恩朱子只要明白書旨故透後節意註在此耳。陳新安曰觀王有此愛民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蒙引既曰是心足以王又曰百姓皆以云云者何意蓋緣着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心也不忍于牛而忍于百姓乎達之于其所忍仁不可勝用而王道畢矣。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王吾不忍其殼鯀一句遂堅執着不忍二字一開一合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百姓皆以句亦甚喫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啟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

言是心足王句他不曉問便只恁地說了。因勉錄問此所謂察識還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此心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為擴充之地矣。擴充即推恩也推有二意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仁民而遞推之以仁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兼有順逆二項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序講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易牛之事迹似吝惜誠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心寔不如是齊國雖褊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利即纔所謂不忍其殼鯀若無罪而就死地吾故以羊易之也此心惟夫子知之百姓不知也

集說 麟士曰然字亦大槩首肯之詞誠有百姓炤上為愛句齊國以下炤上不忍句俱是依樣胡盧語畧不見有察識之心故下節又設法以難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序請 合參孟子難之曰王無怪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吝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迹有可疑彼百姓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乎王若果不忍其無罪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牛羊均畏死也何所別擇焉而乃以羊易牛乎王不能自察識也王笑曰牛羊無擇而乃以羊易牛吾不知當自此心

誠何心哉我若非愛惜其財而胡為以羊之小易牛之大也不忍于牛而獨忍于羊我自行之我且自昧之宜乎百姓之謂我愛其財也亦無解于此日之心已

集說 存疑孟子本知王不是愛牛其故全在見牛未見羊而已但直告之則他不醒故用百姓皆以為句起發他使他輾轉深思必自得之然後知此心

不從外得而必欲擴而充之也無奈齊王只答得冷淡畧無察識之意故又設牛羊何擇句以難之○蔡氏曰彼惡知之言彼惡知其為不忍之心也牛羊何擇則連孟子亦若不解于王心者故註云設此以難○蒙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詞不是直詞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哉所以說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蓋被孟子攻擊得緊終解不去只得權認了愛字姑自伏罪耳不忍之心從此而隱故下急以無傷也救轉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字讀

參存疑。孟子因王不能自解。乃解之曰。雖百姓皆以王為愛。然亦無害

也。此乃行仁之巧術。曲全其不忍之心者也。何以見之。蓋當時止見牛之殼。未見羊之殼。鯨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擊。而不忍之心得遂于

時勢難遂之際。所以為仁術也。大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于祭祀燕享。雖以禮用之。有不得已。必遠庖厨而不忍于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所為正合于君子。臣所以知王為不忍也。雖有百姓之言。庸何傷。

集疏

此節正因齊王不能自解而解之。仁就發用上說。於難處之際而有善

處之方。是之謂術。朱子曰。術字因人作變詐看。便道不好字。不知事有難處。須有個巧底道理。齊王殺牛固不忍。而覺鐘又不可廢。若當時無個措置。但以覺鐘之故。而到底殺之。則此心雖發。亦遏抑而不得流行矣。故以羊易牛為得其術。又曰。初來齊王以羊易牛。亦未嘗有此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于仁術耳。孟子意主于開導。故為此獎誇之說。翼註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之心。而不為禮所妨碍。是為仁術。勿以牛得生。鐘得擊。平說。蓋孟子只重全牛。鐘得擊。與仁術無干。胡雲峯曰。一本心也已發。在于擴充。未發

心有戚見是界
能察識了

在于預養。麟士曰：君子遠庖厨，本出禮玉藻。蓋成句而孟子用之也。蔡氏曰：遠庖厨，則既仁于所見，所聞而不至以不忍廢牲殺之禮，亦是兩全無害，即仁之術也。見牛未見羊，句正解牛羊何擇之難。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也。鄧退菴曰：未見羊，未字可味。若見亦不忍矣。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王以未見者為可殺，故又說個遠庖厨于禽獸三字，亦有味。于禽獸只好如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見未見哉。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而。知。之。夫。子。今。日。之。謂。也。夫。易。牛。之。事。我。乃。自。行。之。及。返。而。求。之。小。大。之。故。則。有。不。能。自。知。其。本。心。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遂。于。我。心。戚。戚。然。有。動。于。中。而。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焉。向。非。夫。子。忖。度。吾。心。則。吾。何。自。而。得。吾。心。哉。但。此。心。甚。微。而。王。道。甚。大。夫。子。乃。自。是。心。足。王。吾。不。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是。何。在。也。

集說 戚戚，心動而有所感傷也。正被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了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可見此心原是吾固有的，不從外得也。

輔慶源曰：宣王此心雖復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胡雲峯曰：齊

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陳新安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

應。夫我乃行之三句。與是誠何心三句相應。夫子言之。正指見牛未見羊句說。註云。反其本而推之。是自反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以保民。下文舉斯加彼。老幼及人。自近及遠。自易及難。皆所謂反其本而推之也。齊王却未能如此做去。故孟子倦倦于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為問。在武曹曰。此以下固皆教之擴充。然兩個獨何與。及王請度之。亦是使之察識。蓋不能擴充。正為不能察識。故說擴充。仍帶察識說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

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原註 秦淺說孟子因齊王未知不忍之心。可擴充以保民。乃設辯以詰之。曰。

有告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吾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為誠然乎。王曰。否。不許之也。曰。既知此。則知是心合于王矣。蓋人貴而物賤。人吾同類。而物吾異類。是以惻隱之動。於民切。而于物緩。仁術之施。于民易。而于物難。今不忍一牛。于其緩而事難者。恩足以及之。是能舉百鈞而察秋毫也。而于百姓所在。勢近而事易者。保之之功。反不至。是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其故獨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為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為不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為不用其恩焉。既不肯用恩。因以不王。

故王之不保民而王乃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之而不能也

集疏 陳新安曰今恩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章文意警策處。孟子既要

王擴充仍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因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

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此二節是明其不忍之心有

恩可用而王不用可以保民而王不為說他不為全是教他為處。何以說

仁民易愛物難此不論事而論心也蓋人之良心遇同類顛連易為慄動遇

異物失所或至忽遺故以一羽與薪喻仁民以百鈞與毫喻愛物也若仁民

之事豈反易于愛物乎。此今王恩及二句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

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用字最好人皆有方有明有恩但自不用耳為

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又用字與推字有別推又是用中之次第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

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

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

不王又比類申言齊王不為不能之形側重末二句雖是冷語全要得鼓舞他意使知欲王只在用恩故下遂告以推恩之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徧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若他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序論

合叅夫王之不王固由于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于推恩而已必也先

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天下之老幼無不被吾老老幼幼之恩其恩之及于天下也特運諸掌耳天下雖大只自吾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所以然者則以恩之所施皆本於一心之推也詩云文王之德為法于寡妻施及于兄弟以撫馭乎家邦其所以刑之至之御之者不待外求也言文王能舉此仁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正舉此仁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舉此仁心而加之家邦則家邦亦隨以治要不過此仁心之運用而已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故為人君者誠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將見蒙恩者歸此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無難所謂是心足王者此也不能

推老老幼幼之恩而忍心害理。愬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眾叛親離。雖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及遠。自易及難。善推其所為之恩。而不失其當然之次序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獨何故與。

集說

此正教以推恩而明是心足王之實也。老吾老四句是推恩天下可運

句言推恩之易。引詩言推恩不外吾心。正見其所以易也。故推恩至保妻子。言恩之當推。古之人至所為而已矣。言推恩有序。今恩至獨何與。是詰其推恩失序。天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為。却重善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重。推恩不是推全牛之恩。以及民。蓋因全牛一事。認出良心本體。却從本體上推出先親親後仁民也。此今王恩及禽獸二句。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獨何與。

起下興兵構怨。胡雲峯曰。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于已察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饒雙峯曰。運于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個是易知。這個是易行。不可不辨。真西山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陳新安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毋反其序。則是老吾老至加諸彼而已。一段只是泛言其理。至故推恩四句。方着人君言之。推恩承老吾老四句。所以下一故字。保四海。須照上運掌意講。古之人二句。是引古人以証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于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詰之。直究到他病痛根源處。所以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即舉斯心加諸彼也。然心字至引詩方揭出。未可逕露。陸稼書曰。看來只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循序意。

不難意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証。故推恩至而已矣。但是結上語。呂晚村曰。寡妻兄弟家。那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玩而已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那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欣動其舉。加未是鋪張推廣也。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個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那百姓禽獸。皆一破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于足以保三字內。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

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序論 合參無亦。王未取民與物而衡量之。即彼質有輕重也。必有權以稱之。

然後知其孰輕孰重。數有長短也。必有度以量之。然後知其孰短孰長。凡天下之物。其不可無權度者。皆然而心之應物。其用情之當輕當重。當長當短。苟不以本然之理為之。權度則所行錯亂。其失不止一端。是心之不可無權度。所係為尤甚也。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請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知向之處。民物者。輕重長短之間。有大不得其平者矣。

集註 蒙引。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只在心之應物上。民與物皆物也。仁

民愛物。則是應物也。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理也。一物不度。失止一物。若應物之心。不度。所施顛倒。如王愛物而不愛民。其失何如。故曰心為甚。謂心之當度。甚于物。非謂其難度甚于物也。陸稼書曰。上文既言獨何歎。則直緊接興兵構怨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

出所以創置之故也。董思白曰王請度之。欲其比較于仁民愛物之施。以得善推之方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殷鯀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夫愛民之心宜重且長而王反輕且短者必心有所蔽而失其本然之權度也。王不自度臣請為王度之。抑王必欲興動甲兵驅士臣于危亡之地以構怨于列國諸侯然後快足于心與不然何不忍一牛之死如是其重且長反忍萬民之命如此其輕且短也。

蒙引雖正是結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上是欲推度夫仁民與愛物孰重孰輕此是言其仁民之所以輕且短處而欲其以此度之耳集註

分明○存疑此節說齊王功不至百姓乃以興兵構怨之故上註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此是齊王病痛根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齊王何不忍于一牛乃獨忍于百姓正由欲心一動忿心遂熾爭地爭城糜爛其民有不暇顧耳故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之使之將殺人與殺牛二件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省忿思過頓改速悟于以推恩而保民也○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于百姓處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存疑王曰否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吾亦何快于是吾所以不得已而為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不快獨暗于此。又指欲之誘與上文兩此字不同。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者，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構怨，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在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孟子曰王之所大欲臣可得聞與王以所欲之大。有難以語人者。但笑

而不言。孟子固已知其欲之所在。乃故言以探之。曰王之大大欲意者為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為華采之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於耳與便習嬖幸之人不足使令於前與以臣觀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之欲豈為是哉。王曰否。是何足為大欲。吾原不為是而求之也。曰王之大欲既不為一身之奉。然則王之所大欲可得而知已。蓋欲闢我土地使尺地莫非其有。朝服彼秦楚而使大國皆為吾役。內而臨莅中國使皆為我統馭。外而安撫四夷使皆于我賓貢儼然一統。真大欲也。但所欲既大則其所以求之者亦大。以若彼興兵構怨之所為而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所欲。猶因緣木而求生魚。決無可得之理也。

集說 皆字不指諸臣指肥甘五者。○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辟土地三句正是王天下事。但以興兵構怨

求之實無可得之理。故有緣木求魚之喻。辟土地四句相承說。必辟得土地

然後朝得秦楚。既辟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爲我蒞，而四夷爲我撫矣。而字亦要看陳新安曰：王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圖霸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始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序論 王曰：大欲難求，果若緣木求魚之甚歟？曰：大欲之不得，比之緣木求魚，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亦無後來災禍。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竭盡心力而爲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自招災禍，有必不能免者矣。此所以爲有甚也。

也。王曰：後災可得聞與？曰：這個事理甚明，且說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能取勝？王曰：鄒非楚之敵也。楚人必勝。曰：知楚之勝，鄒非以楚固強大而衆，鄒固弱小而寡乎？然則天下國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夫國之大者，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人民之衆者，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夫兵力之強者，此理勢之必然也。今總計海內之地，大約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其九分之一也。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而服海內千里之八，則小者寡者弱者，在齊；大者強者衆者，在天下。何以異于以鄒而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于敗。臣所謂有後災也。大欲不可以力求，如此王若必欲求而遂之，蓋亦反乎其本，自有小大衆寡強弱皆所不計而自得之者矣。

集說 陳新安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顧涇陽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之意。孟子却又說始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災二字去，微動恐嚇他，令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消滅下來。然則三句因鄒魯而槩

心歸向身自
歸也

論之揭出一本字此心為保民之本即為王天下之本反字當玩謂反其所
為興兵構怨者而轉在根本上用功也故承言求大欲之本在于發政施仁
○蒙引蓋亦反其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反本只是發政施仁使
天下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然則盡心
力於興兵構怨以求王天下抑未矣本字當如此照看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
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
如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
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
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義同

求大欲之本亦在仁政而已今王以不忍之心而發之為政以施其善

推之仁將見仁恩所感不但本國之人被澤而心悅也能使天下之仕者皆
欲為王之臣立于王之朝以行其道耕者皆欲為王之農耕于王之野以安
其業商賈知王之市廛無征皆欲藏于其市行旅知王之關譏不暴皆欲出
于其途天下之欲疾其君之虐者望王之弔民伐罪皆欲來而赴愬于王其
心之向慕如是則四海來歸孰能禦之使弗歸乎此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也而土地闢秦楚朝中國四夷皆附王之大欲不求而自得矣何興兵構
怨之為哉

集疏 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至

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指南發政施仁不平蓋政本乎仁而仁寓于
政猶言發諸政事而一皆仁恩之施此即推恩用恩而功至百姓也使天下
三字直貫下五個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
欲若一人獨欲天下必不欲矣○此節即是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意說一個

發政施仁。凡下士農商旅皆有仁政及他了。使字是鼓舞感動之意。欲字有心悅誠服之意。仕者謂仕宦之人。兼已仕未仕。言使天下六句。以人心欲歸言末句。方說到身之所歸上。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原講

泰淺說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願吾資質昏昧未能處得而施行

之願。夫子開其惛心以輔導吾志。政何如而發仁何如而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行之。

集說

惛者不明。故須明教。后面孟子言制民之產亦以明君言之。按吾惛不

是自謙。是自知其病以實告孟子。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所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原講

泰大全孟子曰所謂仁政莫先于制產以厚民生而已。大凡無常生之

恒產而猶有常存之恒心者。惟嘗學問知義理之士為能之。若夫凡民則無常產。因而無恒心。苟無有常心。則放縱偏僻邪枉淫侈無所不為。而人皆犯罪。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加以刑辟。則是平時不預養以陷之。隲罪不寬恤而刑之。誠無異于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在于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也。夫民無恒產其弊一至于此。則恒產之所係不亦大乎。

集說

恒心只是一箇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言士以起民不

重士上言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以犯刑。此恒產之不可不制也。罔民二

四書章句 卷之一
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無恆產以下三節。先言恆產所係之重。而不可不
制。意至末節。則告以制產之法也。民無恆產。由君不制產也。○放僻邪侈。緊
跟無恆心。仍在心上說。無不為已。方在事上說。但有其心。必有其事。放僻邪
侈。自然無所不為。

是以處在末節。

衣食力。但句。
對保民講。方
切。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是故明君知恆產所係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
田。使民一歲之所入。常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養畜其妻子。豐樂
之歲。則食用充足。終身飽煖。即凶荒之年。亦預有積蓄。可免于死亡。蓋民之
遂其生如此。則禮義可興矣。然後設教驅而之于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
其從善也。自然輕易不費力矣。所謂民有恆產而有恆心也。

此言明君能制產之得自其仁。民愛物而言。則謂之仁人。自其仁。民愛

物。法制周詳而言。則謂之明君。○李衷一曰。是故緊承上恆產所係之大說。
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制產二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
也。善即恆心也。民從之也輕。言有所賴籍而為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
仰足二句。是制產周于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于凶豐。驅而之善。舍下庠
序二意。○呂晚村曰。明君與吾惜句。機鋒相對。又與仁人體用相通。智周萬
物。乃足以成仁。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瞻足
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雖

當樂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于死亡當此之時民惟有救死而恐不足奚暇治禮義為善哉所謂民無恒產而無恒心也

集說此言不能制產之失與上節反看此亦泛言當時之君。制民之產與上未嘗不同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制蓋因所立之產而立為厚

歛之法產薄稅重民實為產所累所以豐荒皆受其苦

王欲行之則盡反其本矣

盡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序謹參大全由此觀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

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乎仁政則何不反其本而制民之產矣

集說上句指發政施仁言反本指制產言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

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然雖有人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

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仁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

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

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序謹制民恒產之法何如每夫受五畝之宅而牆下樹之以桑則帛有所出

而五十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

七十者可以食之而飽矣每夫受百畝之田勿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八口

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而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恒產一制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而四海可保大欲可得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區區伯功何足道哉

集疏

胡雲峯曰此章甚詳而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期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于功利之私也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張彥陵曰此正保民之實事所謂及人老幼而運天下于掌者也五畝百畝雞豚是一定之利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奪上所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饑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產有恒心也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之心區畫出來○此節與告梁王不同彼重救荒此重

要與盡心章早處異

推心彼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伯功為王者之正道老者衣帛食肉是推老老之恩以制產黎民不飢不寒是推幼幼之恩以制產正舉斯加彼寔事○呂晚村曰孟子時民已困極故其告君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章

通章重百姓同樂二句前好樂甚三字含下同樂意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下將同樂獨樂之效兩兩分別出甚不甚樣子至末方勉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此章宜遵末章指注以和字為主全章神氣自解

四書疏義

卷之一

梁惠

星

本立堂

序論 衆蒙引莊暴見孟子曰暴昔者進見于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于音
樂暴以人主好尚宜慎可否未決彼時未有以對也敢問好樂何如如果有病
于治否乎孟子曰好樂亦無妨也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誠甚而推
廣之以盡其量則齊國其庶幾乎治乎

集說 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
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于王云云○甚字孟子得極好不是說耳目玩
好之情好得真至就中有個作用處而盡好樂之量斯乃為甚庶幾只說近
治便合可王意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原書 孟子之心欲待暴再問以發其意而暴不能然故他日見于王曰王嘗

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若自慚而勃然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古先王之樂
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耳新聲俚曲取飾一時之聽聞而已何可使聞于夫
子耶

集說 李岱雲曰齊宣謂非能好先生之樂是亦知樂之理通于治而先生之
樂皆有功德之所在故以非能自諉能字頗有味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原書 合參孟子曰王無以好世俗之樂為慚也顧王之所好何如耳王之於
樂果好之甚而充滿其量則齊其庶幾乎治乎不必計樂之今古古樂好之

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而何異哉

集說 好樂甚二句通章關脉在此前只是論其理此方是激切告君要得歌
動齊王語氣○湖南講曰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之制作迥然

惟此句講此句
猶字透切何
也。苟不與民
同樂。雖奏成
其韶。沒其
和。民情憤恨
何。

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鬱。有何不同。今樂猶古樂。范氏註。但與民同
樂之意。無古今。楊氏亦曰。使人疾首蹙額。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于治。蓋咸
二氏得其旨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
樂。曰。不若與衆。

問與之乎。與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
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見王不遠於人情。可與言樂矣。

衆引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先即常情
以引之。曰。獨自作樂。以為樂。與人作樂。以為樂。二者果孰樂。王曰。獨樂而人
不預。情何以舒。不若與人之為甚。曰。與數人作樂。以為樂。與衆人作樂。以為
樂。二者又孰樂。王曰。與少而衆不預。情亦舒暢。固不若與衆之為甚。

集疏。翼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人君上與衆二字。亦不指百姓只是
多人也。衆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問今樂
猶古樂。張彥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要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
張本。范紫登曰。兩孰樂。問孰為樂之甚。不若與人。就公私言。則與人為甚。
不若與衆。就廣狹言。則與衆為甚。兩不若。正先王與世俗所同處。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序曰。王如知此。臣請為王言樂。

集疏。為王言好樂甚不甚之情。下二節正言不甚與甚。末節是言庶幾。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變子六反，頌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蹙額也。蹙聚也。頌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試鼓樂于此，王之百姓聞王所奏鐘鼓之聲，與夫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額，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於己之情適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于此極處也。以父子則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則皆離散，窮苦如此，獨不一動念乎？今王更以好樂之故而田獵于此，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額，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於己之情適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于此極處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如此，獨不一望念乎？夫民不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蓋由平日獨樂其身而民之窮困有所不恤，不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集疏

此節書個不與民同樂樣。子使王知戒，至于此極也。連下父子二句，鼓樂邊重田獵只帶言之。陳新安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此二節孟子不便告以樂之甚，先以作樂所應之民情而推其獨樂偕樂之效，以見甚與不甚正欲其觀民之情而教之以甚也。俱是虛設情景，非齊王寔事。玩中間兩使字，是不堪之詞。兩庶幾字，是欣幸之詞。疾首蹙額，蓋飢者勿食，勞者勿息之情狀。對欣欣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不與民同樂，非不同鼓樂之事，乃平日不行仁政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身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虞請 泰存疑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鼓樂而使吾民得聞至治之聲也不但鼓樂為然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田獵而使吾民共睹太平之象也夫民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由平日能行仁政推其樂以及民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

集疏 此節畫出個與民同樂的樣子以使王知法今王三句與上節相形王猶是王百姓猶是百姓。存疑庶幾何以皆欣幸之詞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何以恁地能鼓樂也若用不然二字作自相問答意似因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欣幸意。附考鐘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

鐘鼓以其音之單出故曰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曰音升車則馬動馬動則變鳴故車馬亦謂之音。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虞請 泰蒙引夫好樂之公私不同而民之憂喜因之可見君當與民同樂矣今王好樂而即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能與百姓同之使得安生樂業則近

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好樂甚而齊庶幾又何疑乎。安見今樂之不如古樂也。

集疏

此節纔寔落示齊王正收好樂甚二句則王矣。便是齊其庶幾未須補不必慚。今樂非古樂意方完。與百姓同樂謂不論其今樂古樂但不思獨樂于已而必推不若與人與眾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心和樂各得其所則不特吾國之民無疾首蹙額之咨而有欣欣喜色之告。即天下之民亦皆聞風歸往矣。如此說方與好樂意有關照。西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大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趙氏德曰周禮大司樂注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池言德無不施也。英華茂也韶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

齊宣章

提綱

此見人君當公利以恤民也。重與民同之句。齊王于制度上論囿之大。

小孟子于民心上論囿之大小。一引之一警之。兩節上下相形。總是因其語以引誘齊王。初不辨其事之有無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之也。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地方有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或有

集疏

輔慶源曰孟子所謂于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孟子因齊王問文囿說個于傳有之切勿認真。蓋將錯就錯不與為辨。遂借來作話柄以開誘王引他到公利上去。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若是其大乎句路

潤生先生曰若是

字大字指上方七

十里其字指上文

上之囿乎字是

宣王未問之意只

道未必果有及
聞孟子答辭遂
衛說出此句以
誦甚好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居誦王曰文王之囿若是其大乎曰自王視之若以為大當日之民猶以為

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其小于文囿也遠矣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然未嘗以為己之私也民之欲芻以牧養與蕘以採

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與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以

七十里之囿而與一國同之則用者多而忘其大民之以為小不亦宜乎

集說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

若說物有限而取無窮是貪利了便非王者之民氣象。存疑一國之民盡

往七十里之囿七十里之地寧有許多是非囿小也往者之多見其小也。

若是其大乎是驚異之詞亦自解之詞蓋齊王因當時之民病其囿之大故

援文囿以自解而先作此驚異口吻也民猶以為小句便含得與民同之意

在內

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

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

陷民於死也

居誦合參若王之囿有不然者臣始至于王之境不敢遽入必先問國之大

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斯時也臣因問禁而聞郊關之內有遊觀之囿方四

十里不使百姓出入其中但百姓設有殺其囿中之麋鹿者即加以重刑如

殺人之罪以百姓抵死則是方四十里乃為阱坎于國中以陷民于死地民

犯之不敢避之不能民之視此囿直是陷阱矣而以為大不亦宜乎是則囿

一也公之于民雖大亦小私之于己雖小亦大王亦法文王而與民同之可

也

集疏 國之大禁在圍則圍之不便于民可知。○趙註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林次崖曰為阱于國中句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看。○丘月林曰民利其麋鹿因以殺身是以圍為阱麋鹿為餌也。○國中字亦不虛以四十里而為圍本不大以四十里而為阱便見其大了况又當國中而為之乎。○禮記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李岱雲曰兩不亦宜乎亦是孟子據民情推其宜然如此非宜有以為大以為小之事也。

交鄰章

提綱 此章分兩截看上截只為睦鄰而言下截因問復答見得好勇不足為疾然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若好大勇而能安天下之民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何踐事矣

獯音勳鬻音育句音鈎。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何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序論

參淺說齊宣王問曰交鄰國而使相輯睦果有道乎孟子曰有鄰國于我有大小有順逆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為能以已之大而撫字鄰之小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古之人有行之者湯與文王是也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非以仁而交小國者乎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當然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已之小而敬事鄰之大未嘗因其侵陵而廢禮古之人有行之者大王句踐是也故大王事獯鬻何踐事吳非以智而交大國者乎交鄰之道當以此為法矣

集疏 仁者惟見理而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己。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以大事小事以心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蒙引孟子胸中是先有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仁者智者已有所指也。○朱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之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陳新安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之心。實只字之若事之耳。○齊王此問有息爭求寧之意。事大事小。大槩都是忍小忿。○胡雲峯曰。大事小猶未足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事大猶未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

自然字講樂
不敢字講畏

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序 蔡淺說。蓋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其心與天為一。而包含徧覆。無一物之不容其氣象。足以保天下四海。雖大無不在吾枯骨之中。乎畏天者其心以天自守。而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敢忽。其規模足以保其國。敵國雖強在我無可乘之。量其孰與侮之乎。仁智之效如此。

集疏 無所勉強之謂樂。有所戒懼之謂畏。樂畏二字已在上文。為能二字內了。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非深一層。亦不分優劣。只重二天字。言這等包容是樂甚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者理而已矣。我為大理當合容。我為小理當敬謹。保天下保其國。是論其理却

帶效驗以歆動時君。朱子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于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胡雲峯曰：味前節註，並此節註，兩自字見樂天意，兩不敢字見畏天意。○存疑包含徧覆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二句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見保一國之規模亦然。○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保天下保字是容保，保天下之人也。保國的保字是保守，保一已之國也。○輔慶源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者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保天下緊承樂天來，樂天緊承以大事小來，以大事小又須緊貼交鄰畏天亦然。○集成樂天者能舉天下一槩，包容徧覆則救災恤患，兵戈不興，天下無一人不享和平之福。○畏天者兢兢自持，自可以參人之愠怒，免人之侵陵，而無隙可乘。保天下保其國，俱是實事，不單是氣象規模。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模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

參淺說詩云：人能畏天之明威，不敢違逆于時，可以保守天命而勿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王欲交鄰而以仁智之道自處，則事大事小保國保天下，何一之不善乎。

○

饒雙峯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引詩只証保國而保天下在其中。仇滄柱曰：樂天畏天，兩天字指理，此天字却指上天，須于理上溯源于天，方見條理，不得將引詩作証混過。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

參淺說王曰：夫仁智交鄰之道，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夫子之斯言。

矣然寡人有氣稟之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大不能事而小不能恤也

集疏 好勇猶言不能忍氣之意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序講 合參對曰好勇無傷王請無好血氣之小勇耳夫小勇者激于一朝之忿便按劍在手怒目而視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血氣之勇僅足以敵

一人者也何足為好王如好勇請于帝王之大勇好之靜則為神武之不殺

動則為威武之奮揚不以血氣為勇而以理義為勇此王之所當好者也

集疏 醒言此段輕敘過王請大之句喚起下三節意非是大勇以安天下乃即安天下上以見勇之大也○此節孟子就好勇上引導齊王也匹夫之勇

敵一人要知是血氣所為不出于義理雖興甲兵危土臣千軍萬馬究其本亦只是撫劍疾視而已○敵一人須活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眾寡也○陸稼書曰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眾人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

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

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序講 合參吾嘗聞大勇于文王矣詩不云乎密人違距文王之命侵阮而至

于共文王赫然奮怒于是整其師旅以止過密人徂共之眾以是抑強扶弱

而篤厚周家之福使天下大畏小懷以答其仰望之心詩言若此此文王之所以爲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諸侯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干戈休息天下之民皆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大也

集疏

陳氏曰怒者勇之發因王赫斯怒遂發出一怒安民之說○醒言以過

三句一串下密人侵阮非侵周然侵阮不已則滋蔓何窮是天下之憂也故一過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也○以篤二句俱承王赫三句來蓋文王爲方伯而密人敢違其命以侵阮則是號令不行非周家之福屏翰不舉失民心之望故赫怒整兵而過密則有以篤祐而答天下也一怒指過密說安天下之民卽所謂對天下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爲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以文王之勇形出好勇之不足爲疾也要看得言外來歷○翼註此文王之勇也木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罷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作君師而安天下之民

作君師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罷之四方罷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原講

參淺說又嘗徵大勇于武王矣書有曰天降生下民立之君以治之立

之師以教之亦惟謂其能輔助上帝所不及以安全斯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于四方也上天作君師之意如此今我既受天命作民君師則天下之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書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亂于天下武王必

玩好講則首
節惟能句
內說到比
處才透

以為已之耻而舉兵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商紂之
暴遂能綏定四方而天下之民皆賴以安勇何大也

集疏天降三句是言天立之惟曰二句是言天立之意有罪惟我在言已得

而誅討之也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已不能容之也此二句皆承上五句

立之意來一人以下二句是釋書意一人即指紂說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

方有實在○輔慶源曰罷異謂天罷武王于天下也豈聰明是以天德罷異

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罷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人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

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則有何作亂之事乎○武王亦一怒亦字從

文王來又武一怒安民只從上文看出不須說開去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

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

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

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

亦畏天者矣○此節眼目在一耻字

今主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

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郵小事大以交鄰國能

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

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

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原講夫當今之世為暴者亦多矣王亦能效文武之所為舉大義以征有罪

奮然一怒而安天下之生民將見天下之民如水火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此即仁者智者義理之用何以勇為疾哉至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

鄰不足言矣

集疏此節終上文王請大之意亦字兼承文武來○黃際飛曰文武之一怒

安民實是言其已然。今王一怒安民，虛是望其將然。亦字有前事，可師只在發憤以為天下雄耳。○王觀濤曰：交鄰好勇，雖兩截而理實相通。觀湯與太王文、武王，便見太平則能事大，恤小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無論仁智勇，總是安民之心。恤小者欲其輯我民也，然民或被其禍，又下可無救世之仁事。大者忘其擾我民也，然或民罹其害，又不可無消變之智。帝以玉帛交，變以干戈交。倘仁專事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于人，智必受辱于己。反為不仁不智了。故勇亦所以成其仁智，而一怒安民亦交鄰之道也。

齊宣章

提綱 此章總見人君當以樂同民之意。前三節問答已完，下引景晏之事，是正以齊之往事欲王如景公之從晏子者以從己與民同樂之言也。樂以天下一可少一篇之要領，其關係是事在行補助，其行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悅。

四字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序論 參大全齊王館孟子于雪宮而見之，王因誇其禮遇之隆，曰：雪宮寡人時遊以為樂也。賢者至于是邦，亦有此安居之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

集說 此與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君其辭遜。賢者亦

有此樂指賢人其辭驕。蒙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按集註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四句。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樂解有字也。輔慶源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室之外。故曰離宮。亦有此樂乎。蓋自誇其能待賢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郵民皆非理也。

序論

參凌說為下當安為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為君當盡為君之道。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為君者安可無郵民之道而使有非上之民哉。

集說

大全蔡氏日用上句以襯起下句不平說。張彥陵曰。非上之之非是。

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矣。

原義

參直解。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效。如

安若粒食。民之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底樂事。一般為之。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之得有其樂者。莫不感懷。亦必見臺池鳥獸而歡悅。聞鐘鼓管籥而色喜。而樂其君之樂。貧窮無告。民之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底憂事。一般為之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之得去其憂者。莫不感懷。亦必有事為之趨。有難為之赴。而憂其君之憂。樂民之樂。而使民亦樂其樂。是樂以天下憂民之憂。而使民亦憂其憂。是憂以天下。夫憂樂皆不以己而休戚相通。

上下無間如此則天下之民皆傾心歸附于我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集說

說統此節根上與民同樂來憂樂低昂說樂民之樂四句言憂樂相通

要說得憂樂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大同要摹寫一段渾融和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于民因使民情通于已是人君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氣象故謂其可王○麟士曰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答○林西仲曰上文只言樂此節又從樂字生出憂字來作對待語蓋民不得樂便以為憂也樂民樂憂民憂有寔落作用在不但是存之于心○呂晚村曰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先上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為憂樂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集說

泰淺說孟子勸王同樂欲其聽而行之也因舉齊先世引之曰昔者齊

景公問于其臣晏子曰省方觀民國之大事吾意欲觀于轉附朝舞之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至于琅邪之邑庶幾吾國山川之勝都邑之廣與夫民風吏治一歷覽而可得其槩焉但不知吾何所脩為而得比于先王之遊觀當時後世皆以為盛事也

集說

此下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子備述先王觀而旁

及今時之弊隨之以先王無流連云云緊喝惟君所行正進以法先王也何脩二字正與下行字相應○只是引他法古不是要法景公○何修修字亦莫放過下面巡述補助正是修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
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
為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
其民也

原註

參淺說晏子對曰以遊觀之行爲不苟而有意于先王善哉吾君此問

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適于諸侯之國其名曰巡狩謂之巡
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與否也諸侯六年而朝于天
之邦其名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廷也一

以巡狩而行一以述職而行是皆非無事者而又每年當春秋之時循行郊
野春則省民之耕其間播種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補之秋則省民之斂其
間收穫有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省其畿內諸侯省其國中其倦倦
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行游則誰知吾之不足不
給而吾何以蒙上之休美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足不給而吾何以
蒙上之省助是吾王之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度
焉此先王之觀也

集說

此節語意重在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

之省耕省斂在巡狩述職之外夏諺只帶省耕省斂說蓋上只說得非無事
空行若恩惠及民須是補助。蒙引既引巡狩述職之事又必解曰巡所守
述所職者正見皆非無事而行者非訓解之詞存疑非字當無字看。張彥
陵曰遊豫只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

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呂。晚。村。曰。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不。足。助。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不。可。混。看。引。夏。諺。見。與。民。同。樂。也。須。聲。如。此。則。不。非。其。上。可。知。上。從。天。子。說。來。下。以。夏。諺。為。諸。侯。度。結。語。春。秋。二。句。在。天。子。說。為。是。不。必。因。齊。宣。景。公。枯。斂。諸。侯。蒙。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獨。言。吾。王。者。是。指。天。子。畿。內。耕。斂。也。黃。際。飛。曰。無。非。事。者。結。上。春。秋。二。句。又。別。以。二。事。言。故。註。者。而。又。二。字。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勿食。勞者勿息。眊眊胥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精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譏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序講

合叅今也。諸侯之游觀。則不若先王然。其無事而游也。君行則有師旅之從。師行則有糧食之給。使民疲於供億。而飢者弗得食。擾于夫征而勞者弗得息。由是眊眊然怒目而視。胥為譏謗之言。而民乃作慝。不勝其怨恨焉。蓋天子之命。本教諸侯。撫一國之民。今乃方逆王命。以恣虐下民。其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流。而無窮極。凡如此者。或流或連。或荒或亡。無所不至。而凡所屬諸侯之憂焉。

集疏

此節便是不為事。不為民的樣子。饒雙峯曰。師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韓飛雲曰。今也句。指當時游觀說。句句與先王相反。眊眊形于色。胥譏形于言也。即其有謗言。而知其有怨心也。故曰。民乃作慝。若流三句。亦是虐民中事。若流水流也。從流舟流也。存疑。方命兩句。只是上五句意。飲食若流。又就上糧食所費之奢說。該得師行亦只是虐民裏面事。陸稼

書曰飲食若流。是指食前方丈之飲食存參。翼註言齊事而曰為諸侯憂。故註謂附庸邑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序讀。流連荒亡。何如從流下以游蕩。縱其情之所如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以留戀任其意之所適而忘反。謂之連。從獸而無厭。至于廢時。謂之荒。樂酒而無厭。至于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安得不病民而為諸侯之憂乎。

集疏。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謂逐流而上下也。從獸之從亦訓逐。上兩句借行舟之狀以釋流連。下二句指從獸樂酒之事。

釋荒亡兩忘字及無厭字。重流是流連而無節。連是連續而不絕。荒是荒度。時日亡是亡失政事。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謂荒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

愚按節內重所字。見行今時之弊。不過一庸王耳。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行去聲。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序讀。參存疑。夫先王之游觀。非巡狩則述職。非省耕則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如今時者。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也。君行先王之法。則亦先王矣。不則為今時矣。君當自勉哉。晏子之言如此。

集疏。翼註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按晏子口中。寔兼今時之弊說。但不是聽他自擇之意耳。李衷曰。惟君所行。不兼今時之弊。看晏子已明說先王無流連荒亡。豈又令君自擇所行乎。蓋因景公欲比于先王。觀恐其徒托之空言。故言先王無流連荒亡。臣所為進先王之道可。

兼講宜測重。惟君所行也。法即先王也。若行先王之。

為後世法者至明惟君力行之耳非請擇之說也。此說雖與註稍異却有卓見。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陸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附錄

秦紹聞編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悅欣然以今時之弊為必不可去先王之法為可必行轉附朝儻之觀遂不復行乃大戒令于國以示更新圖治

之意出舍于郊示不敢安居深宮而且便于省民焉于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者而行晏子之言焉景公悅晏子之言而見之寔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可知矣既乃召大師而命之曰君臣相待自古為難今我喜得晏子而聞其言晏子亦喜得我而行其志爾其以此相悅之情播之于樂以志一時之盛其所作之樂蓋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角音屬民徵音屬事君臣以得民為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為民為事之樂而因舜招在國以美其名如此其樂章之詩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致招尤而取罪也臣竊即此詩而思之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夫畜君者似乎逆君而寔愛其君也既出于愛君夫何尤哉王誠聽臣之言如齊景晏子之相與有成則能與民同樂而民豈復有其上者哉

集解 陳新安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寔只末一句見孟子釋詩意。麟士曰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納誨意多然主意亦重在同民也。按於是始興

發補不足一講云時正當春耕故但曰補不足此是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始大是○晏子所言致得景公說是臣說其君景公用晏子之言是君說其臣故曰相悅樂取招之名欲繼美都俞之意畜君者好君孟子此解以明已之說為好君欲王之悅之也○存疑景公至補不足是敘景公之事為我作樂句是述景公之言徵招角招句是說其所作之樂畜君句是說其樂章皆是孟子之言末句又是孟子解詩意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畜君以言言好君以心言○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註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屬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地而出載苳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聲音之道與政通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

人皆章

提綱此章以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誇而欲其好貨好色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明堂是周家明堂故歷引周家來說見周之祖功宗德相傳無非同民心以出政此王業所由興而明堂所自來也王有意于明堂則亦法之而已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地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三 參大全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久矣眾人之言皆謂我宜毀明堂寡人以問之夫子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張彥陵曰齊王意在不毀重已邊○孫疏魯封內有太山後為齊所伐

故齊有太山。○禮記明堂位云：周制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九室二筵。○通義金仁山曰：周世明堂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旁有窓，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于方岳之下，故太山之下有明堂。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屋 祭大金。孟子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對曰：夫明堂者，王者有省

方之舉，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今巡狩之禮雖廢，而先王之政尚在。王欲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居此堂而行天子之制，可也。則勿毀之矣。

集說 孟子不論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正是引誘欲動齊王處。○張彥陵曰：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

居明堂朝諸侯時事。○呂晚村曰：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專指天子，凡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文王為証便知。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疠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瓊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税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

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孀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哥可也。笑困悴貌。

周禮 合叅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其治岐也耕者則都鄙助法鄉遂貢法總于九分中取其一分取乎農者薄也仕者則念其功德世子子孫以祿報乎仕者厚也道路津節之關都邑之市則但譏察非類而不征商賈之稅禦暴而不為暴也潞水之澤通魚之梁則不設厲禁聽民漁澤同利而不專利也罪人則止及其身不及其妻子用法而不苛法也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如此至于老而無妻曰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子凡民中惟此四者為天下至窮困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凡如上數者固皆一時出令無所不周

而于此四窮民尤在所加意而必先焉。詩有云哥矣富人哀此笑獨文王必先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所謂王政蓋如此。

集疏 言王政而及文王治岐之政者文王治一國而有王天下之規模故以為齊法耕者五句是王政大綱無告一段又就中抽出言之先是加意于此非先恤窮民而后行九一世祿之法也發政施仁虛說不專指上耕者五句。陳新安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永業九一是留餘利於民間世祿是酬忠良于繼世譏而不征是禦暴而非為暴澤梁無禁是公利而不專也罪人不孥是用法而不苛也句句要見文王行仁意。呂晚村曰必先四者為四者尤窮不及待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一時豈能遽及稍後即無及矣方見王者用心直是以天自處。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威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邠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序講宣王聞之而歎美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真先王愛民致王之道也曰聞善貴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有氣稟之疾寡人好貨未免取民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孟子前引之曰好貨何妨于王政乎昔者公劉能行王政之君也亦曾好貨詩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間乃行富民之

政其民乃田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餼糧于橐于囊之中為遷都計思以戢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而弓與矢斯張也干與戈戚與揚俱備也于是方以啟行而遷都于邠焉由詩言觀之故公劉當遷之時必使民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而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而立國興業焉莫非公劉好貨而推已以及人也王如好貨亦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遂其富足之願焉于王天下也何難之有是好貨固不足為疾也

集疏公劉未嘗好貨太王未嘗好色孟子特借乃積乃倉爰及姜女二句為証全是無中生有齊王說來都是病孟子說來都是德與民同之正是好之分別此善導其君處○思戢用光公劉居邠被西戎侵擾民不得安堵而國亦以不振故此時此心思以安定人民而光大其國家也無怨無曠蓋太王避狄生民不至寡人之妻鰥人之夫故如此公劉遷邠遂開王業太王遷岐遂興王業此意亦要點在啟行曠夫下方與於王何有相應好貨與民同是

制恒產薄稅斂意好色與民同是保全其室家各遂其婚姻意未見既可以
王則可以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用毀為。家訓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
貯之也。囊是袋橐既無底何以裹糧。蓋兩頭皆可入糧。並束而載之于身也。
。于是眉戈是戟戚是斧揚是鉞居者二句重在行邊故字緊照下然後字
。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
賄之貨好百姓之有益藏兩有字是平時不忍使民貧也便是所欲與聚的
念頭。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
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

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
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
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
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
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
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
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
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疎而寔密其事似易而寔難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序謹

王曰寡人非特好貨也寡人又有疾而疾在好色未免心惑用侈而不
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色亦無妨昔者大王能行王政之君也亦曾好色而鍾

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因狄之侵不得已而遷國避難乃來朝走馬率循西河之水涯以至於岐山之下于是及其妃姜女聿來相與擇宇而居當是時也太王之民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室之夫莫非太王好色而推已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使皆無怨曠之嗟焉于王天下也何難之有是好色亦不足為疾也是在王力行之可耳能推公劉太王同民之心即能行文王治岐之政王政行則可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以毀為哉

集疏

朱子曰問荅梁惠王問利直掃却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胡雲峯曰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子善無非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體註來朝是一朝之間也聿來是同來胥是相字是居無怨無曠以遷國之民言當播遷時而無怨曠則平日之恤民可知○孟子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

治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兩無字是平日不忍使民無家室也。便是所惡勿施的念頭。

王之章

提綱 此章四境不治是立言本旨。友道不盡則棄是原情。臣道不盡則已是議法。即此是四境不治斷案。全要摹寫一段有心之問無心之答的情景出來。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序講

參淺說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之衣食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其友凍餒其妻子而不之恤王之臣將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託而負之非可交之友也以義裁之當

棄絕之而不與友焉

集說 託妻子只是望他照管衣食非寄于其家也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餒其妻子蓋反之日始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如之何是問託之者當何如以處此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序 參淺說曰士師為獄官之長其下有鄉士遂士之官皆士師之所當治也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使刑殺不當則為君者當何以處士師也

王曰有官守不能盡其職是為曠職之官以法論之當罷去之而勿用焉

集說 張彥陵曰周禮卿士掌六卿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序 參淺說孟子因問王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此與負託之友曠職之臣何異則將如之何以自處也齊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此豈足與有為哉

集說 輔慶源曰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四境之內不治只大槩冷諷也不着齊王身上。饒雙峯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便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誦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耻于下問。沈無回曰人悔則不暇顧慙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則不悔不慚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矣

所謂章

是孟子因齊王輕于進退人才故發此見故國係于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以為世臣地預養親臣只在慎取舍刑殺帶說通章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四字下數然後字正詳如不得已處末句說到為民父母見故國全在得民心進賢原以為民以結不可不慎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是參蒙引孟子見齊王曰人君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謂之故國喬木世臣皆所宜有然所以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喬木不過故國之徵驗

可有可無者也以其有世臣之謂也世臣忠真世篤休戚與同宗社主民實憑藉之此故國所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親臣今王則輕視臣下無親信之臣矣有昔者所親幸進用而將倚以為心腹之人至于今日已亡去而王不知者親臣尚無况世臣乎然則齊國安得為故國乎

集臣有世臣則國亦克守而為故國實有倚賴之以為國長久意○喬木引起不重○蒙引世臣蓋其先世有大功于國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與國同休戚者也按有字宜着力全從培養得來親臣不是倖臣乃腹心之臣王無親臣是孟子發論本旨○李岱雲曰昔者今日都是活字眼非真昨日進而今日亡只是進退之速不知其亡亦非全不與聞只是不以為意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

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集說 參存疑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後。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棄乎。

集說 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失。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絕後日之弊也。何以識三字最要。重看下文。孟子告以詢之衆察之已。正應此三字。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慎也。

集說 參淺說曰。人君用人與其悔之于後。莫若慎之于始。是以國君之進賢也。遲疑于遴選之際。審之又審。有如吾之初心。本不欲用。而勢之所使。有不

得不用者。所以如此。其謹者果何爲也。蓋自用之而待以不次之位也。則謂之尊。苟尊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卑者。是使卑者踰尊矣。自用之而寄以心膂之托也。則謂之戚。苟戚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疏者。是使疏者踰戚矣。夫尊卑有序。朝廷之體統攸存。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體統亂矣。可不自今日尊之戚之。亦自今日而慮乎。或有踰而加慎。與此所以進之如不得已也。

集說 此承上文言欲識其所以舍何如。先識其所以進也。有疑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耳。蓋這人本是已要用的。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再三。遲慢留難。有似于已本不欲用。逼于人不得已而用之者。○麟士曰。此節書只照此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作一截說。可不慎與。作一截說。自明。○踰是踰越而居尊戚之位。○言用人而悔之後者。皆由不能慎之于始耳。故告之以慎始。將使二句。正推其當慎之故。

也。進賢卽用之于尊親之列也。○呂晚村曰：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其所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其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何呢嶺曰：所以不得已，在論尊踰戚內下節，未可然後字，都是如不得已的註脚。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必后字根左右諸佞國人察之卽察賢人也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序論

蔡輔氏慎之當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徇一己之私情，當參以衆人之公論。有人于此，左右皆稱之曰賢，恐其求容于近習，未可信其賢也。諸大夫皆稱之曰賢，恐其涉于朋黨，未可信其賢也。至于國人皆稱之曰賢，其論公矣。然猶惧其同流而合汚也。然後從而察之，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是果親見其爲賢焉，知之深而無所疑，然後從而用之。舉之尊親之列，任之重而無可易焉。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用，恐或巧于排擠，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恐或出于私毀，勿聽至國人皆曰不可用，其論公矣。然猶惧其遺世而獨立也。然後從而察之，果真見其不賢焉，然後從而舍之。所謂如不得已如此，則不賢者必不進而所進皆賢，安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乎。

集說

翼註：此正發明慎意進退兩段。總是進賢事，蓋下段退人之不輕正恐賢者悞退不得真賢，故必合爲參酌方見慎重。非進賢又有退不肖事，觀註

于貧者數句而總以進賢結之可見。○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已在位而尊戚之者也。○永業慎于進賢之前豈左右諸大夫皆懷私罔上者兩曰未可只狀其不輕用之意耳見處便是識察處便是識之所以然。○察即于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咨詢得當而已非任己意而察之也。○即見亦是參求公是而合之于己方為真見若不參眾見而斷之亦任己意也。○陳新安曰用舍之道參之于眾而察之于獨不賢者固去之無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一己之私而寔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錢吉士曰左右諸大夫未必盡不可聽也但必至國人皆曰賢則左右諸大夫之言果非私意然後用吾察耳不根左右諸大夫來然後字便無着落。○李岱雲曰註於左右曰固未可信於諸大夫曰宜若可信者以左右與人君近與賢人遠今何不先來於國人之口不先入

於諸大夫之耳而獨為左右所知此其蔽於私自有大半但或有所聞見親切而得其賢亦未可知故亦不遽斷其不足信而但曰固未可信也至大夫則上與人君固近而下與賢人亦不大相遠且職在進賢而國論皆可採訪今大夫而曰諸大夫則未必群然不肖而專蔽主聰其言之可信自有大半恐但其亦為私所蒙蔽或未可知故亦不敢盡斷其為可信而必曰宜可信也若國人之論雖公而猶必察者以國人愚賤無深識遠見故同俗而即悅特立而即憎但此亦千百中偶有一二故至此而后察者重國人也至此而必察者不敢輕信國人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序然是不得已之心不惟用賢當如是也雖用刑亦然左右皆曰可殺恐其有私忿也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恐其有私怨也勿聽至于國人皆曰可殺則或當于罪矣然後察之必真見其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于一己之私意而出于衆國人公論故曰非君殺之而國人殺之也用刑猶如此其慎而用人不益可知乎

集疏張南軒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于可殺者蓋如舜之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序合參夫人君由用舍至刑殺一惟決于衆論之公如此然後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直如父母之于赤子求中其欲而不拂其情豈不可以爲民

之父母乎用人公而民心得民心得而邦本固此故國之所以可保也世臣係于故國豈淺鮮哉

集疏按前說退不肖亦是足進賢意則如此一節不當以命討平看須把用刑帶在進賢上說○如此承上二節意則重進賢一邊當云如此則人之所進所退推而至于人之可殺不可殺皆體民心以行之豈非好惡同民者乎故曰可以爲民父母○李九我曰上面踰尊踰威孟子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到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處方是如不得已的本意蓋唯爲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脉以成故國耳○湯霍林曰爲民父母與大學不同彼重在同民作效驗看此然後二字蓋難其詞全要得他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纔與慎字相關○李岱雲曰如此然後可爲不如此則不可爲然則如不得已者總是爲民耳一章正旨固在進却卽在同民上

此章專為殘賊之君警。不重白湯武無弑君之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於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說齊宣王問曰吾聞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于牧野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一載湯誓一載武成于書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秦淺說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弑其君可乎。

曰可乎非謂臣皆可弑其君如時講謂齊宣有無周之心也古來臣弑

君不乏但人必加以大惡之名無上之誅矣而湯武行之反以為聖人則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矣故以可乎為問可乎緊貼湯武身上說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

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

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合參孟子曰臣何嘗可弑君哉顧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為其

能盡仁義之道也若夫賊仁者凶暴淫虐心滅天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顛倒錯亂事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

天下君吾聞武王應天順人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果謂之君而可弑乎知武王之非弑君則知湯矣

集說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李岱雲曰臣弑其

君是就湯武問其何以獨可故孟子明桀紂之殘賊在所當討而湯武放伐但為除殘不謂之弑君也。紂罪浮于桀故獨言紂。翼註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棄倫被他破敗也。義本秩然今却錯亂故曰傷敗。

為巨室

提綱 通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意兩節相承看前節喻任賢不如任木後節喻愛國不如愛玉然任賢不如任木即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意自相照應言不愛國正惕其任賢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惕之兩必使字何等珍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提醒精神全在則何如何以異二句上。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

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士欲小之也

所

參淺說孟子以齊王不能任賢圖治見而諷之曰為國之資于賢與作

室之資于木其理同也王如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為惟是大木能勝巨室之任也使匠人誤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為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乃夫人賢者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及壯而欲遭時遇王以其所學者見之于行以致君澤民非枉己徇人者此也而吾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則是賢人所學者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夫任木則欲其大任賢則欲其小吾不知其何見而如此

集說

為巨室即為國的影子為巨室不可不求大木正照為國不可不任

人下節愛國意已合。李岱雲曰有大木則能勝巨室之任有大賢則能勝國家之任即以大木譬賢不必又以工師譬賢而以大木譬賢者之所學幼

而學之言自幼便學見所學之久也非指幼時所學壯而欲行之欲字中含
兩意幼而學壯必欲行其所學便是不肯自小此對上大木之大字看幼而
學至壯只欲行幼之所學便是不肯改變此對下姑舍女所學舍字看○
解學之行之兩之字確有所指即孟子仁義教養之事也○丘月林曰幼
壯行亦國家之大木也舍汝從我是亦斷而小之矣既不能以喜大木者而
視人之賢又不能以怒匠人者而反己之失是獨何哉則何如三字中已具
此意○吳堯安曰則何如直作怪異之詞太徑露少含蓄只作詰問商量之
詞正妙與下節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句抑揚呼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鑑音濫○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
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

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
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所講合參夫任賢所以治國也王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未雕未琢

之璞玉于此其所值之價雖僅萬鎰王不敢自治也必使玉人雕琢之知已
不能而玉人能之也王之愛玉亦甚矣若夫國家之重矣管萬鎰賢人之能
治國奚啻王之治玉此正宜舍己以任之者也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汝之
所學而從我之所為徇一己之私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則何以故而

獨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誠能委任賢人其庶幾乎

集疏丘月林曰萬鎰言其價之少也以萬乘之國而視萬鎰之玉其輕重較

然矣不為少而何○麟士曰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怪嘆之詞
○教字或作平聲詩文嘗語耳作教誨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強不可
從○賢人之能治國家猶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大木

而小用之。賢人而不賢，期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意反覆，而中皆有姑舍句。雖任賢愛國，若分二意，是連貫如此。○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

齊人章

取國此章見取國宜順乎民心。宣王意在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孟子意在勿取，故先言取，後言勿取。宣王托之天意幽而難知，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據。文武兩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末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

國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集說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于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于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且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舜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取，又有讓天下之名，而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日，死者數萬，衆人恟恐，百姓離怨。子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三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按此則燕國自亂，齊乘其亂而勝之，非真能勝之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大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序說 參淺說宣王寔有利燕之心乃托天意以問曰勝燕之功成矣而取燕之計猶未決或謂寡人勿取以為利不可貪或謂寡人取之以為機不可失人言不同若此自我揆之夫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未易勝也乃今僅五旬而舉其成功人力不遠至于此之易或者其天意欲亡燕以益齊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天殃今欲取之以順天心夫子以為何如

集說 張彥陵曰勿取取之雖兩開說來然其意却在取之一邊故援天以神其事○取之何如內含不得不取意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

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口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序說 參淺說孟子對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設取之而燕民悅欣然歸附是天與王也則順民心以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而有天下取之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是天不與王也則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三分天下方有其二是人心猶不志商故終身以服事殷是則燕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紛紛眾論何足據乎

集說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于文王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而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張彥陵曰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之于已度之于民之意引文武只作

個証驗不必深為別白。○宜王志在取燕。妄認五句為天意。不知天意從人心。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之悅不悅。兩民字正對天字。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后請合參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且王亦知燕民所以望齊之故乎。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非力不能抗齊也。而乃簞食壺漿以迎。倘王之師。豈有他故哉。特以燕政暴虐。民如在水火之中。故避之而望救于齊耳。王正宜順民心。而以仁易暴。拯民于水火之中。可也。若使水益加深。火益加熱。暴虐視燕更甚。則民又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王豈得而強取之哉。然則易與爭之。天心不足恃。而易與之。民心甚可畏也。

苟徒藉口于天殃。而欲取之。臣不知其所終矣。

集說家引此節。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竟見其將有殺父兄。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務之日也。如水火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如似之如。即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豈有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而已矣。三字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陳新安曰。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知人心。當施仁政。仁政只是反燕政。以慰民望耳。

齊人章

齊人此章見弭兵。當以仁意。齊王與孟子謀。寢兵。尚欲得燕。孟子為齊王謀。寢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於齊王所以召兵之由。王速出令。以下代他。善止兵之策。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

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疏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燕宣王恐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過多謀來伐者爭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庶得寢其兵于未發乎王之問亦畏人甚矣孟子對曰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暴救民為政于天下而無與敵者成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已者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集說自晚村曰不說諸侯多謀救寡燕而曰多謀伐寡人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仍是戀戀燕國不舍意為政二句是下文綱領且虛下誅君弔民便是為政的根子係父兄等事便是畏人的根子救燕欲復燕國也將謀謀已定而兵未興待之是問止兵之策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

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寬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疏蔡淺說以湯為政于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于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怨之者皆曰東西南北均一水火中也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由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與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師行不擾而民晏然安之商之歸于市者仍不止農

之耕于野者仍不變湯于是誅其虐民之君而弔其無罪被虐之民王澤遍
及若時雨降于大旱有以慰雲霓之望民樂更生大悅矣書又有曰後我后
後來其蘇則其悅之至也何如哉

集說

蒙引大誥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

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著是雲是霓耳變出色鮮盛者為雉

曰虹暗者為雌曰霓此言湯之所以為政于天下處雲霓以上先引書而

後自說是湯師未征之先其望之切如此以下先自說而後引書見湯師既

征之後其慰民之望如此五月林曰民望是想望之望望雲霓是看望之

望張彥陵曰湯之行仁政全在誅君弔民上然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

平不止不變此二句即在弔其民中抽出景象如此重在湯師不擾上湯

霍林曰怨與望只一意精神全在天下信之信字極妙此信不在臨時須是

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方信得我過乃稱時雨

之師○體註引書只証民悅意此節大意重在已征而慰民望一邊勿以
已至未至平看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雖食壺漿以迎王師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
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違反○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
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
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
以千里而畏人也

序

合祭今燕無道暴虐其民與葛伯無異矣王興師往伐以正其罪亦與

征葛無異矣燕民皆以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也是以箪食壺漿以迎王師
之來又何異於雲霓之望乎王能如湯之征葛有以慰其望也則燕人悅之

而齊亦可以為政于天下矣。若使殺害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視夫誅君弔民，不止不變者，不大異哉。如之何其可為也。夫齊之強天下，固畏忌之，第無豈可乘耳。今又併取燕國，加倍其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隙，而人得執以為詞。天下之兵，因從此起。是齊寔挑動天下之兵，而不免千里畏人也。

集說 此與上節相反。今燕二句，與上湯之征葛無異。民以為句，與上東面望雲霓無異。殺其父兄四句，便與歸市一段大異。如之何其可，猶云如何使得。畏強已有乘我之心，倍地則益人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得執之以為詞。其端自我開矣。故曰動天下之兵。○**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是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蒙引**若字作已然看，是取燕實事。方與首節取之下節反之，止之相應。○不行仁政，亦不指平日說，即在殺父兄等事看出。○齊之倍地，已不是，只因齊已取燕了，故不復咎其倍地。只

重在仁政上。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原釋 參淺說天下之兵已動矣為今之計王當速出令以曉諭國人反其旄倪之已係累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謀于燕臣民之衆擇其賢而當立者置為燕君而後引兵去之以示土地人民財貨一無所利焉如是則燕固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齊不為暴諸侯不得以伐暴為說猶可及其兵之未動而止之也待諸侯之策如是而已否則王如彼何哉。

集說 此節與齊王畫策正答何以待之之問速字重看出令包下三事置立

也。猶可及。止對上速字。見得稍緩。則無及矣。止字正應待字。待在兵已動之後。止在兵未動之先。

鄒與章

提綱 此見人君當行仁政以卹民。鄒民所以不死。長上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鄒民之所以不親上者。由上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尤已。而尤民。孟子由有司推到君身上。是探本之論。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閔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

解 蔡直解鄒與魯。閔然交兵而戰。為魯所敗。鄒穆公問曰。今茲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有為之死。以赴有司之難者也。將誅之則

人衆而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民之長上也。似此疾怒以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悖逆甚矣。不正其罪。無以謝有司。誅之乎。且上乎。如之何。則可也。

集論

閔者不成戰也。莫為之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為之死。非無一人死于戰也。如之何。則可言何如處之。為當可使刑不至濫。民亦知罪也。穆公此問。隱然有尤民之意。註民怨其上。意在下節。勿露。陸稼書曰。疾視句。蒙引云。若赦之而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澆風。顧麟士曰。言今日無以謝有司。看來當兼用本文。是主後日說。謝有司。意在言外。翼註章中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老弱者既以饑餓之故。輾轉而死于溝壑之中。壯者流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死亡困苦如此。豈非君與有司所當共恤哉。而君倉廩之粟。自實府庫之財。自充有司。竟無一人陳救荒之謨。繪流民之圖。以告之君。而導君散財發粟以賑卹之。是君與有司在上。暴慢不理。而殘虐在下之民也。曾子有言曰。凡人于世。當戒之。當戒之。其出乎爾者如此。反乎爾者。即如此也。施報蓋不爽矣。夫有司平日疾視民之死而不救。民因以疾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反之也。一施一報。理之常也。君無歸罪于民焉。

集說 節內君之民三字甚冷。公只曉得有司是君的。不知民也是君的。○麟士曰。莫以告句甚重。是說與民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日出乎爾。反乎爾。○體要此正與上節炤看。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矣。孟子便說死于

飢歲者幾于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之意。○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言。曾子之言。乃泛論報應之理。本兼德怨。孟子特借以言民之得反。却重怨字。一邊通節。只罪有司。而君之不恤其民。亦自可見。不必依時解于倉廩府庫充。即補君不知發在內。○出爾反爾一句。最為緊要。出乎爾者。為慢殘。則反乎爾者。為疾視。故當戒。若下文君行仁政。即出爾之仁。親上死長。即反爾之義矣。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郵味。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序論 合系由此觀之民之不救有司者由有司之不卹民而有司之所以不知恤民者由君之不行仁政耳君若自反而行愛民之仁政則有司皆體君之心以為心而無有不愛其民者矣有司既愛其民斯民亦愛有司一當危難之時無不親其上死其長捐軀圖報直如子弟之衛父兄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

集疏 淺說此長上但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在也君行仁政兼平時則薄斂以厚民凶年則賑貸以恤民說陳新安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死其長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

滕文章

提綱 此章見立國者貴乎自強首節文公欲事強以保國依勢之在在下節

孟子欲其自強以保國憑理之在己與民守之二句最重即下章所謂疆為善守死弗去是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平事楚平

問去聲○滕國名

居讀 合參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于齊楚而居乎一大國之間將兩不事之則勢孤而難以自免欲並事之又力薄而有所不能今欲擇一尤強者而事之以為自全之策將事齊平抑事楚乎夫子為我決之

集疏 徐敬菴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修好則得免于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厲而求援則得免于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者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原 孟子對曰依于人以苟安總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智慮所能及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滕國雖小有斯池在如鑿之使深也有斯

城在如築之使高也地利已可恃矣于是率其民而與同守之設或變故之臨君必效死守國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雖危難亦弗委去此則以我之人和保吾之地利自強以圖存理之可為者耳

集 是謀句非自謙短于謀也是言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無已一說是轉語蓋言無可奈何却有自立之策○鑿池築城守之具也與民守率其民以守也兼君民在內玩一與字可見此帶上句言猶未着力效死而民弗去

是變故之時方着力效死指君子效死中見守義之意弗去指民于弗去中見愛民之意○陳新安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張山來曰與民守之句當入愛民之意在內下面弗去方有着落○李忽齋曰則是可為只說個理之所可為者在此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于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則是可為耳除此別無他託與是謀句正相照應○蒙引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與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今憑大國之援以僥倖旦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獨以所缺者箴之

築薛章

提 此見人君當為善以自強也滕無地可遷只把大王遷岐立案以起下為善見得大王雖因岐與王實由平日為善所致不在遷遷惟有強為善一策此與上章只一意○胡雲峯曰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

位其在人。此章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天。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序 齊趙註：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齊之西境，本相依之國也。今齊人併

得薛，將以其地築為城，以逼于滕，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陵益迫，吾甚恐其不免于此。欲求自全之策，如之何則可也。

集 金仁山曰：薛，附庸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侯爵黃帝後奚仲封于薛，至

獻侯始來朝，曾與諸盟會。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太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序 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猶今日之滕也。狄人每

侵擾之，而力不能禦，不啻築薛之齊也。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斯

其時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善，謂可以興起王業，揀擇而取之，乃迫于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耳。

集 按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之常法。彙解據後來太王遷岐以開

王業，便似擇而取之，其意是不得已。此章引太王事，重在要他如太王為善，不重在要他遷國。蓋滕無可遷地也。且此節只序事正意，仍在下節。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

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倘則但

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

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歸 參趙註。至于後來周家興王。則太王為善之所致耳。使為君者。寔能修德行。仁如太王為善。即不王于其身。後世子孫必有王天下者。若周家矣。然為善得報。理之自然。而修德望報。非君子之本心也。君子凡事創基業于前。而垂統緒于後。只為所當為。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興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今齊強滕弱。勢固不敵。君之力能知彼齊何哉。但當勉強為善。法太王之所為。盡其在我。以遺後世而已。蓋為善以固人心。乃圖存之要策。毋僥倖于所難。必可也。

集 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即上章愛民者是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垂之于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者在我也。創業即是垂統。不平創業垂統。應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國小鄰強。為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一強字。不但恐其不用力。

也。而已矣。見為善之外。別無自立之策。呂晚村曰。時移勢變。創垂正自不同。為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為善可繼。與后世必王之實也。存疑。苟為善數句。是泛論道理。置太王在內。末二句。方指滕文說。此節一曲一折。十分凄惋。說太王不得已。而又曰為善可王。若可必說。君子創垂可繼。而又曰成功則天。若又不可必。于是直煞。彊為善而已矣。明說惟善可強為。而此外無可倖必。亦據理之論。

竭力量

吳 此見人君當識經權之宜。文公求自安之策。孟子告以遷國圖存之權。守正俟死之經。雖合守死。遷國並說。意重在守死。邊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也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序

泰淺說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

伐焉如之何則可是文公蓋欲于遷守之外求所以自全之策也孟子對曰人國非事之所能免也惟有自盡之道焉耳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時侵陵之初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不得免焉再事之以犬馬意其欲我奇獸也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意其欲我寶玩也不得免焉太王乃統屬其國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夫土地

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反以害人吾聞之也君子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吾豈獨忍之乎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圖免患而必不殘民以與敵爭也于是去邠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但見邠人皆曰吾君平日愛養吾民恩德及人深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于是從之以遷于岐山之下如歸市焉古人迫于難而遷國以圖存如此

集說

皮幣三段從輕說到重陸稼書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

民決別則后非眾罔與守邦且以累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也况公劉之遷國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引淺說率民而去之則又似太王有強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去之亦不欲強之如此說方無病張彥陵曰仁人以平日有德于民言此是邠民相告勉以急於從遷之詞不必兼今日仁言言蓋

感入于其素原非臨時一言所能感動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原講 添淺說或者又曰土地乃受之先人傳之子孫而世守之者非吾身

所能專也設有患難但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守正以徇國者又如此。

集說 先人所受而世守之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非身之所能為言非欲去即去者效死勿去宜補入前愛民意非教之徒自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

已理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原講 蓋遷者權也守者義也君請審已之力觀勢之便擇于斯二者能如太

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可也外此則非吾所能及也。

集說 輔慶源曰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夫太王之去非文公所

平公章

集說 此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前二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于人未節因有所告而歸諸天通章以天字作主以此壓倒嬖人非無聊自解之辭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集說 恭淺說樂正子仕于魯稱孟子之賢于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人君一出一人其不輕也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往見孟子倉阻之曰君子乘之主也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君所為輕身之貴以先加禮于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為賢乎使其誠賢則倉聞賢者之人其所以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使厚薄一致者皆禮義也則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母厚過于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是不知所謂禮義則不得為賢者君何

輕身往見哉公曰諾遂不往見焉

集說 李岱雲曰時解謂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愚謂首一句魯平公將出當連嬖人臧倉者請曰看言其將出之時而嬖人請問以阻其行也若以此將字為平公罪案豈人遂無將出之時耶若將見孟子之將字出自平公口中則謂其語氣甚慢原無見賢之誠則可耳。翼註禮義淺看只是裁制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真西山曰小人之譏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惑之平公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倉覩知其意乃謂其厚母薄父子禮義為有愆小人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丘月林曰所為只當作所以看言君之所以輕身以先于匹夫者其故何哉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八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序 參淺說樂正子乃八見平公曰君向也欲見孟軻今奚為中止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始吾欲見孟子為其賢也今有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一體今乃厚母薄父違禮義之中正未得為賢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之所謂踰者豈謂前以士之禮喪父後以大夫之禮喪母前以士之禮祭則三鼎所以為薄後以大夫之禮祭則五鼎所以為厚與為士為大夫喪禮各有分制賢者固不得而為也曰此言否也三鼎五鼎禮有定分不得謂踰寡人謂其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以自盡非士與大夫所得拘而孟子後喪其美過乎前喪之不盡美也曰非可以此之故謂之踰而譏之也蓋其時乎喪父則為士而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時乎喪母則為大夫而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是皆出于禮義之當然非賢

者未能得其宜也君何惑焉

集

張彥陵曰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塩實

士與大夫之禮不平。因貧富為厚薄。正是順理之禮。制宜之義。此因前喪後喪之說而言。何以不舉喪禮而舉三鼎五鼎之祭禮。曰葬用死者之爵。孟子于後喪前喪。或未必有異也。故特舉祭禮以詰之。何哉。君所謂踰者。言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何事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

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集註 朱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天以定分

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樂正之言未免有尤人意故孟子援天以曉之全得孔子告景伯家法使字

含稱道意尼字含毀誣意行止即當出處字看賢者身上說遇字有君臣

焉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耶。

以行吾道乃時數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不過一嬖人耳

其人之行止實非人之所得而操其權者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候

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

害正如此克之意以為孟子不遇皆臧倉使之矣孟子援天以曉之曰凡人

之遇主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

馬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耶。

其人之行止實非人之所得而操其權者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候

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

害正如此克之意以為孟子不遇皆臧倉使之矣孟子援天以曉之曰凡人

之遇主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

馬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耶。

其人之行止實非人之所得而操其權者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候

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

害正如此克之意以為孟子不遇皆臧倉使之矣孟子援天以曉之曰凡人

之遇主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

馬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耶。

其人之行止實非人之所得而操其權者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候

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

害正如此克之意以為孟子不遇皆臧倉使之矣孟子援天以曉之曰凡人

之遇主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

馬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耶。

其人之行止實非人之所得而操其權者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候

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

害正如此克之意以為孟子不遇皆臧倉使之矣孟子援天以曉之曰凡人

之遇主而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

四書朱子大全統義卷之一 孟子終

曰書宋子大全蘇養卷之一

孟子

害止如此克之意以為孟子不正是此意也彼之矣孟子援天以證之曰天
之德主而行政有人薦焉而使之者其不過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危之者亦
其人之行止實非人之所自也天為之也各我之不若也
以行吾道乃時數管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賊民之予不迫一變人且
焉能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巳必會又何責耶

宋公

宋公適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益以天命禁人天以定

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是兼乎氣者也凡所謂不怨天與此章同

曰擇變人二曰持行也非人曰部合入字

莫合而吾道行之意非止一具也對行也曰擇京告于卷二曰道也



